

墨子故里碑之见证人张冠文先生笔谈

希燕同志：

时逢端阳，欣读华章，语味笔意，万里飘香，朽夫荣赐，函讯幸甚。

“墨子故里”碑在我的脑海中有很深刻的印象。七十年前，我十二岁时，曾在陕山庙私塾上学，是个小墨嘴，常在门外石碑下玩，庙门外并立着三块石碑，西边两块是建关帝庙的碑，东边的一块碑是“墨子故里”大碑，下有碑座尺余高，上覆碑楼，三碑相连并，盖瓦起脊，安有兽头，上达七尺多高，碑字大如小碗，碑中间只有“墨子故里”四个大字，别无他字，也没有年代日月。余常以手指摹划碑字，“墨”字摸不着，字道中间是涩的，丹书字体，现在回忆似为欧体真楷，当时年幼未深思考，至民国二十四年，第一次修路扩道，石碑被完全拆掉，由庙内管事人窦家磨毁占用，现窦家无人知其事。

据耆老相传，那个陕山庙原系墨子祠庙，墨子墓也就在那里，历代由相氏管守，陕山庙是明朝建筑的，此因后人把墨庙卖给山西商人而改建成关帝庙的，为不冥没“墨子故里”，把碑并立在大门外以志不忘。

此处农民在旧社会有坑布、坑衣的习惯，那里都是穿棉布衣服，就得染色，坑布可以省钱；农民打粮用的廉结，打粮省力；这些都是墨子遗留下来的，但是今时农民很多是生疏不知了。

这里的相氏家族与墨子有着很重要的关系。据考证，相氏家族有着悠久远古的历史，二郎庙（注：今易名尧山镇）西南石人山（注：今易名尧山）下有一相家沟，沟口至沟顶有十里深长，此乃因相氏古居而得名；二郎庙村南河滨有大栎树一株，高五丈余，粗围四人合抱，树龄在千年以上，是相家的古树，老年人都在树下乘凉消暑，此树于一九三六年老死，树质呈红色和牛肉相似，已糟不成材，可证相氏的古族，并足证相氏为三墨时期的相夫氏、相里氏的后裔。看守陕山庙的也是相族人，相同银解放前才去世，无后嗣。目前，二郎庙村两户相家都已绝户，相家沟亦人烟稀少了。

墨子碑之事我只知道这些，尽以奉告，可能有不意满处，请谅解。

阁下将使夕阳衔山人扬名于世，使我暮年有幸相遇，幸甚、幸甚。

墨子故里碑系余目睹见证之实事，以后将无人知了，比我大小的梓里同好，只有我一人了，将墨子故里碑之事告诉后人是我应尽的义务。

2000年6月7日。

【注】

张冠文，鲁山二郎庙乡（今尧山镇）人，1919年8月生，6岁上私塾，能写会算，大楷字在西山堪称一流。1946年至1947年在二郎庙小学当教员；1947年11月至1948年6月在伊鲁嵩县政府青训班任管理员；1954年至1958年任二郎庙乡信用社会计；1958年至1959年3月在赵村营业所任会计；1970年2月转为正式国家职工，在二郎庙公社卫生院从事中药工。1982年退休，2008年去世。

这篇文章是张冠文先生生前给徐希燕先生的一封信。